



枫溪谷



五石窑前

愚人码头

国产影视剧
需提高“美商”

傅张

人与服装之间的关系,自古以来,可以用“亲密无间”来形容,它承载了各种物理属性、功能属性和社会属性,“人靠衣装”这条道理是可以放诸四海的。同样的,影视剧也是这条道理的践行者。

刚刚完结的韩剧《夫妻的世界》里,几乎播完一集便会在社交媒体上出现角色的“同款品牌”。以金喜爱所饰演的女主角“池善雨医生”为例——职业是高收入人群,且不能过于夸张,所以服装大体都是同一色系或是渐近色,频繁出现质地极好的羊绒大衣,使用的包包也多为奢侈品牌内顶尖大牌的经典款,体现女主角“低调有品位”的性格特征。

而韩素希所饰演的“吕多景”一角,服装与配饰偏向年轻朝气,价位相较女主更低,但因为出身豪门的设定,用品也是相当“能打”,即便二人是同款,宝格丽斜挎包,“吕多景”的是红色,更为年轻、鲜艳,而“池善雨医生”则是经典保守的黑色。这一点,我们就能看出,服装与配饰在塑造角色差异上,可以做到多么细致。

一位好的服装造型师能成就一位巨星,比如法国著名服装品牌纪梵希创始人于贝尔·纪梵希与影后奥黛丽·赫本的友谊,二人因1957年彩色歌舞片《甜姐儿》结缘,当时纪梵希专门负责打造赫本在片中“转型飞升”后的形象,本片也让纪梵希本人捧回了一座奥斯卡小金人,并包揽了未来赫本出演所有电影的服装,包括《蒂凡尼早餐》中的那条经典小黑裙,又名“赫本裙”。

反观国内,不谈普通的都市剧,哪怕各种描写时装行业的影视剧,服装都很一言难尽,甚至容易让普通观众对行业产生“误读”。譬如“时尚主编”或“时尚设计师”这样一个专业角色,在美国电影《穿普拉达的恶魔》里,梅丽尔·斯特里普所饰演的女主角是时髦干练的套装;而国内一些时尚剧中,比如播的讲述服装设计师和电商老板的电视剧《幸福,触手可及!》中,女主角的闺蜜秦清,身为新锐珠宝定制设计师,在海报上穿着一套白色的欧根纱蓬裙,仿佛是要参加圣诞节演出或是自己的婚礼——非常不合逻辑。

凡尘里的读书时光

倪锐

记得有一次听文学讲座,主讲嘉宾说她小时候在父亲的书房玩耍,翻出一个纸箱,纸箱里面全是《人民文学》,她一头扎进书里,就此爱上读书。

但凡说爱上读书的,一般是指读课外书。比如读书会,也多指读专业书籍以外的兴趣书。

我小时候是没有课外书的,所以除了不能理解那位嘉宾所说的《人民文学》,更不能接受的是,她家还有书房,要知道,她跟我可是一个年代的人。

上小学除了语文数学和自然书,还有就是语文练习册和数学练习册。我最喜欢的就是新学期开学拿到语文书,第一时间打开课本,翻到书的最后面,那里有三到五篇阅读文章,带来字的,都是非常有趣的又比前面课文稍长的故事。

记忆最深刻的是《猎人海力布》和《西门豹》这两个故事,以至于多年以后游戏输了,需要表演才艺的时候,我还讲过这两个故事来应付。

与那些前面需要背诵的正文形成反差的是,带来字的阅读文章,不仅不要背,还不要考,最重要的一点是故事特别吸引人。每次,我都会在包书之前迅速看完所有带来字的课文,以后再陆陆续续地有事没事“重温经典”。

我的语文书,都是从后面烂起,期中考试前后,书的封二基本上就会不知不觉消融,到学期末还能保存语文书最后三页的,对我来说堪称奇迹。

我用到的一本教材外的书是《新华字典》。那《新华字典》一点也不新,前面几页没有,后面几页也没有了,中间的页面都卷角了,那是堂姐用过给姐姐,姐姐用过再给我的。老师教我们查字典,前面的拼音查字法,我已经用不上了,因为已经没有页面了,我都是蹭同学的字典学的拼音查字法。不认识的字,就用部首查字法。第一次在字典中找到自己的名字,我们一个个欢呼雀跃,感觉字典真是一本神奇的书。但我

老照片
我的月塘小学
37班

欧阳光宇

1976年9月1日,在秋高气爽的好时节里,50个年龄六岁左右的孩子,相识于月塘小学(现株洲市实验小学),组成37班,从1976年到1981年,同窗学习五年。

照片摄于1981年早春时节,是37班同学在小学阶段仅有的四张集体照之一,拍摄者是班主任廖老师。他用的是120相机,拍出的照片呈正方形。当时老师组织37班同学去长沙游玩,照片镜头推得比较近,背景为一棵松树,女生居前,男生居后,排列的形式轻松活泼,照片中间低头看学生的女老师,是教数学的廖老师。那个时候,小学生能到长沙游玩,并能拍照留念,是一件很荣幸的事。

七六级的小学生,同学间不再论阶级成分,贫富差距也不大,大家平等友好地玩在一起。我们的玩具都不是商店买来的,全是自己动手做的,而这里面最多样又最普遍的制作,便是折纸。

那个时候夏天有一种呈粉末状的清凉食物,俗称“六一散”。大家买来后,很少直接拆开袋子倒在嘴里吃,而是会将一张作业本的纸裁成正方形,折成一个两头尖、中间鼓的玩具,将“六一散”装在中间,撕掉这个玩具的一个尖头,便是开了一个口子,然后,用两手的拇指和食指,分左右捏住中间,一拉一合,“六一散”就喷洒到嘴里了,好吃又好玩。

这里面最“豪华”的玩法,要数男生顶着按家打骂的风险,动用二三十张作业本的纸,折枪折纸弹了。男生在这个时候都特别有耐心,把一张张平面的纸,折成一到两个巴掌大的长方体、正方体、圆柱或圆锥体,当这一组折好的“零部件”,组合成一把手枪或机关枪时,当男生手握“钢枪”,并将一长串“子弹”,如同被挂绶带一样,披挂在身时,那模样才真叫酷。

从入学到小学毕业,都还处在票证时代,温饱基本解决,衣食住行较为简陋,近乎寒酸,但我们却是制造和享受仪式感的一代。同学们齐声合唱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,嘹亮的歌声会直冲天板,可以把天花板上的蚊子、蛾子吓得逃之夭夭。红领巾、白衣、蓝裤、白鞋,统一着装的方块队,总会成为炉灶铺就的操场上一道亮丽风景。

歌声、笑声从二十世纪穿越至二十一世纪,四十余年过去,37班的同学,有的成了勤政为民的党政干部,有的成了木业有专攻的技术精英,有的成了扬帆商海的商界骄子,还有的成了军医、演员、作家……

“愿你走出半生,归来仍是少年”,悠悠岁月让37班的同学头上增添了白发,但我们仍然拥有一颗童心,还记得与同学们一起合唱《娃哈哈》:“我们的祖国是花园,花园的花朵真鲜艳,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,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……”歌声飞跃四十多年,嘹亮依然,初心不改,愿这歌声和笑脸,伴随着我们的今天和明天!



1981年,月塘小学37班师生到长沙春游

地名记忆

『五十妖精』
那个奇怪的地名

江剑阁

“五十妖精”,这是我小时候听到的最恐怖、最奇怪、最有诱惑力的地名。

我的老家在醴陵北乡黄獭嘴,老家人口中的“五十妖精”,也就往北五六里的地方,属于相邻的枫林公社。我曾想,一部《西游记》,有名称的妖精才一百三十多个,五十妖精比它三分之一还多,哪不成了妖精窝?

后来,家里建新屋,就建在黄獭嘴公社大院旁边,靠公路的地方,那是一条从县城到官庄的砂石公路,叫醴官公路,每天早晚有两趟从醴陵到官庄的客车,途经黄獭嘴、五十妖精等站。我印象最深的是冬天返回的末班客车,冬日苦短,天黑得早,六点多钟,天已完全漆黑,总觉得那最后一趟客车返回得太晚,莫非是被“五十妖精”的妖精们迷住了,迟迟不肯回来?

真正接触到“五十妖精”,是在醴陵十一中就读的时候。那所高中坐落在黄獭嘴与枫林市交界的株抱樟大队,生源来自官庄区的六个公社,以黄獭嘴和枫林市为主,我们那一届就只有两个班,黄獭嘴的新生分在十三班,枫林市的分在十四班。因为有“五十妖精”的印象先入为主,我总觉得十四班的女生比我们班的好看得多,后来我想法子认识了一个十四班的女生,也不是蛮好看,但感觉比我们班的还是好看些,我恭维她:你们“五十妖精”的妹子都长得这么好看哪?

她捂着嘴巴笑了:啥的“五十妖精”,你们黄獭嘴的人怎么都这样讲我们?是五十窑前。我听了,她重复了一遍:五、石、窑、前,听清楚了吧?我红着脸站在原地不动,她笑着跑着妖精般飘走了。我这才晓得“五十妖精”不过是五十窑前的讹传,五十窑前是个老地名,紧挨五十后面的唐家坳是宋代的古窑址,至清明时期还建着很多大碗窑,所生产的土瓷饭碗,沿洞口水道,经黄獭嘴销往渌口、长沙、汉口。五十窑就在唐家坳的大碗窑前面,因此得名。

听说碗窑,我就想到墨盘,墨盘就是砚台,那时没有钱买,都是用碗底做墨盘。那天放学后,我约了几个同学到五十窑前找墨盘,第一次到了这个心

心念念的地方。原来那是一个“丁”字路口,由南向北的公路是一横,从五十窑前接口的东西方向五杨公路(五十窑前通往姚家坝的杨家桥)是一竖,千万别小看这个“丁”字路口,它地处株、醴、浏结合部,东北连接官庄乡,南达黄达嘴镇,西靠渌口,北抵浏阳。

我记得当时日头即将落山,太阳挂在五十窑前西边的山尖上,像个桔红色的大墨盘,恰好把五十窑前分为阴阳两部分,五杨公路西边被山的阴影覆盖,呈灰黑色,东边还沐浴在夕阳的余晖里,呈淡红色,好看极了。多少年后,当我读到“阴阳割昏晓”的诗句,就想起五十窑前那个美丽的傍晚。待我们来到五十窑前堆放弃料的山脚下,太阳已经完全落山,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找到如意的墨盘。

听五十窑前的老人讲,从前经过这里的官道,还铺着青石板,石板中间被独轮车碾压的车辙有寸把宽,半寸深。丰水季节,山民们吃完早饭出门,用独轮车推着捆好的劈柴出门,中午直到五石窑前上船,沿官庄山区发源的洞口水道,经黄獭嘴销往渌口、长沙、汉口。

当时五十窑前有几家茶馆和饭铺,还有窑庄、山货店、木材店、南货店等,这些大概就是五十窑前集镇最早的雏形。可见当年五十窑前,也是一个繁忙的物资集散地。千百年来,随着独轮车碾过古老的青石板路“吱吱呀呀”的伴奏,演绎过多少悲喜人生的动人故事……只是随着公路运输的发达,水运的萎缩,五十窑前的物资集散一度衰落了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,我当兵回来,在五十窑前附近找了一个堂客,人很善良,远不及妖精漂亮,但也还好看,总算是慰藉了我多年的妖精情结吧,更加如意的是我到五十窑前的机会多了,亲眼目睹了它一年一年的变化。

这里经济发展到改革开放后步入快车道,先是有农贸集市,小商小贩和附近村民,在公路两边摆摊设点,逢三有赶集,与附近的黄獭嘴、蒋家桥、大坝集市形成互补,给村民生

活和经济发展带来极大便利;后来,枫林市乡政府从亩亩大丘搬到五石窑前,五石窑前成了枫林市乡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卫生中心;特别是上瑞高速枫林互通口开通后,五石窑前的交通区位优势更加凸显,成为醴北的交通枢纽。

这个地处株、醴、浏结合部的古老水陆物资集散地焕发了新的生机。五杨公路直通株洲,醴官线直达醴陵城区,莲易、上瑞高速穿境而过。从五十窑前出发经互通口到株洲市区只需要半个钟头,到醴陵只需二十分钟。

新的枫林镇成立后,镇政府借撤乡建镇的东风,依托五石窑前的交通优势,和附近官庄水库的生态优势,着力将五石窑前打造成株洲、醴陵、浏阳三市的后花园,枫溪谷、永盛山庄、枫林印象一个个富有诗意的名字,散落在青山绿水之间,吸引着株洲、醴陵、浏阳,以及长沙的游客纷至沓来,捡拾一段美好而厚重的乡村时光。

从醴陵地名网得知,“五石窑前”已经规范为“五石”,五石的来历有两种说法,一是五石窑前东边最高的山上有五块巨石,一说法来源于五石窑前醴官公路西边那丘大稻田,每季播种需要五石种谷。“石”是古时候的计量单位,一百二十斤为一石,五石就等于六百斤,可见这丘田之大。

每一个地名,都是当地的历史印记,承载着一些地方文化,地名的传承与规范是个两难选择,把“五石”后面的“窑前”规范掉了,自然避免了我等愚辈产生“妖精”的误会及想象,但若千年后,还有谁会想得起来,“五石”这个曾经不起眼的地方,还同醴陵的传统产业文化——陶瓷的生产和运输,有着如此深的渊源呢?

黄昏时刻,五石小街华灯初上,高速公路在它上空飘然而过,高速列车在它上空呼啸穿梭,桥柱稳稳地林立在五石这片崭新的热土之上,可曾还有一丁点历史的印记?蓦然回首,我看见“五石窑前”四个大字镶嵌在一根初大的高铁桥柱上,在街灯的照耀下闪烁着金属的光彩,像是向我讲述着一个关于陶瓷和水陆码头的传说。

荷香满亭

